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四

文帝

文帝受禪 柳子厚 子西

賈詡諫伐吳蜀 子西

司徒華歆等與諸葛亮書令稱藩 子西

賜羣臣沒入生口 子西

于禁 温公

徐幹曾子固

明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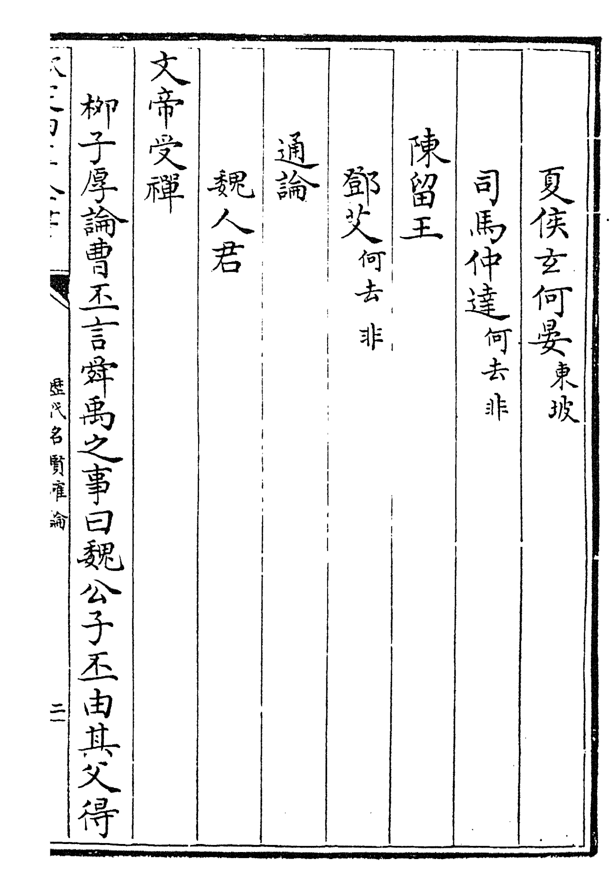
有司奏魏得地統以建丑為正子西

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權對以天文則魏為正子西

張掖出石時人以為魏晉之符子西

司馬懿陳羣曹休曹真並以大將軍開府子西

明帝作考課之法七十二條温公



夏侯玄何晏 東坡

司馬仲達 何去非

陳留王

鄧艾 何去非

通論

魏人君

文帝受禪

柳子厚論曹丕言舜禹之事曰魏公子丕由其父得

漢禪還自南郊謂其人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由丕以来皆笑之柳先生曰丕之言若是可也嚮者丕若曰舜禹之道吾知之矣丕罪也其事則信吾見笑者之不知言未見丕之可笑者也凡易姓受位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而前者忌後者繫其事同使以堯之聖一日得舜而與之天下能乎吾見小爭於朝大爭於野其為亂堯無以已之何也堯未忌於人舜未繫於人也堯之得舜也以聖舜之得堯也以聖兩聖

得於天下之上柰愚人何其立於朝者放齊猶曰朱啓明而況在野者乎堯知道不可退而自忌舜知堯之忌已而繫舜於人也進而自繫舜舉十六族去四凶使天下咸得其人命二十二人興五教立禮刑使天下咸得其理合時月正歴數齊律度量衡使天下咸得其用積十餘年人曰明我者舜也齊我者舜也資我者舜也天下之在位者皆舜之人也而堯隤然聾其聰昬其明愚其聖人曰往之所謂堯者果安在

哉或曰耄矣曰罷矣又十餘年其思而問者加少矣至於堯死天下曰久矣舜之君我也夫然後能揖遜受終於文祖舜之與禹也亦然禹旁行天下功繫於人者多而自忘也晚益之自繫猶是也而啓賢聞於人故不能夫其始繫於人也厚則其忘之也遲不然反是漢之失德久矣其不繫而忘也甚矣宦董袁陶之賊生人盈矣丕之父攘禍以立強積三十餘年天下之主曹氏而已無漢之思也丕嗣而禪天下得之

以為晚何以異夫舜禹之事耶然則漢非能自忘也其事自忘也曹氏非能自繫也其事自繫也公與私仁與强其道不同其忘而繫者無以異也堯舜之忘不使如漢不能授舜禹舜禹之繫不使如曹氏不能受之堯舜然而世徒探其情而笑之故曰笑其言者非也問者曰堯崩天下若喪考妣四海遏密八音三載子之言忘若甚然是可不可歟曰是舜歸德於堯史尊堯之德之辭者也堯之老更一世矣德乎堯者

蓋已死矣其幼而存者堯不能使之思也不若是不能與人天下

子西論孫盛非蘇則發服曰魏氏受禪漢帝尚存縞素舉哀誠為輕脫然盛謂貳志茲又過矣箕子過故商墟感宮室毀壞傷之欲哭以方朝而不敢季札哭王僚而事闔廬晏子哭莊公而事景公哀死事生以待天命此人臣之分也何得謂之非其所事而事其所非乎孫盛梟音使人聞而惡之

賈詡諫伐吳蜀

子由曰用兵之難蓋有怵於外而動者矣力之所及而義不可君子不為也義之所可而力不及君子不强也魏文帝始受漢禪欲用兵吳蜀以問詡詡曰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川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

之勝也帝不能用遂興江陵之役士卒多死是時帝始受禪欲以武功夸視四方會得幸勝未暇慮兵敗勢屈之辱也魏多謀臣蓋必有知之者矣然皆莫敢言詡能言之可謂不怵於外矣晉末苻堅擁百萬之衆恥吳會之未服欲一舉下之而不知晉之無釁謝安乘苻堅之敗知中原之蕩析而不知江南之微弱勢不能成大功故苻堅至於失國而謝安至於喪師二人者皆恥不若人怵於外之患也

司徒華歆等與諸葛亮書令稱藩

子西曰䰟之羣臣可謂不學亡術而昧於識慮矣使其學術識慮如漢之蕭望之者當不為此舉動也漢宣帝時呼韓欵塞稱藩望之議以客禮待之使他日遁去於漢不為叛臣宣帝從之盖方是時匈奴雖衰然素號敵國非東甌南粤比也名分一正遂不可易他日叛去何以處之發兵加誅則勢有所未能置之不問則無以令天下故方其柔順之時待以不臣之

禮非獨視以譲遜蓋將為後日久遠之慮也魏之自視何如宣帝吳蜀雖弱不至如呼韓邪之時彼雖稱藩猶當待以弗臣况未服而强之邪前此加權封爵而為權所戲侮今復喻蜀稱藩為亮所不答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者不如是之勞也

賜羣臣没入生口

孑西論孫盛非華歆出嫁没入生口曰孫盛以刻薄之資承學於草竊亂賊之世性習皆惡故其論議類

皆如此夫見牛未見羊孟子所謂仁術也何名為偏宥哉使戯為廷尉於魏文之時則歆當以私饋盜施誅矣東晉之不用戯不為過也

于禁

温公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為不君矣

徐幹

曾子固中論序曰愚始見館閣及世所有徐幹中論

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及觀貞觀政要怪太宗稱賞見幹中論復三年喪篇而今書此篇闕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三十餘篇於是知館閣及世所有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魏太祖特旌命之辭疾不就後以為上艾長又以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夫雜家與聖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俗儒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理者固希

矣況至於魏之濁世哉幹獨能考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求其辭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内者又能信而充之逡巡濁世有去就顯晦之大節云云

有司奏魏得地統以建丑為正

子西曰世言夏得人統以建寅為正商得地統以建丑為正周得天統以建子為正其説非也以堯典羲和舜典巡狩觀之唐虞之世固以建寅為正矣至夏

后之時其法尤備其書傳於後世謂之夏小正孔子得之於杞以為可用非謂建寅之正自夏后氏始也至成周時始用建子為正然猶不廢夏時謂之正歲後之學者以為夏以建寅為正周以建子為正商居其間不應無所變改因以意推之曰商以建丑為正而三統之說興焉夫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吾於論語見之矣論語曰行夏之時周以建子為正吾於春秋見之矣春秋書十月降霜殺菽三月大水商人以建

丑為正於經既無所見於理亦復不通夫以建子為正者取二十四氣之首也以建寅為正者取四時之首也以建丑為正其取義安在哉足以知其不然

明帝問黃權三國孰為正權對以天文則魏為正

子西曰權推魏為正統未必不然然權初無他說一以天文決之此非余之所敢知也黃初四年三月癸卯月犯心大星占曰心為天王位王者惡之四月癸巳蜀先主殂于永安宮而二國皆自如天道豈易言

哉晉天文志稱二石雖僭號其強弱常占昴宿不關太微紫宫然以戴記考之流星入紫宫而劉聰殞彗星掃太微而苻堅敗熒惑守帝座而吕隆破故知推論正統固自有理也晉庾翼與兄冰書曰歲星犯天關江東無故而季龍頻年閉關此復是天公憒憒無皁白之證也噫人之責天亦太詳矣為天者不亦難哉

張掖出石時人以為魏晉之符

子西曰河圖洛書之説歐陽永叔攻之甚力今觀此圖與河圖洛書亦何以異惜乎時無伏犧神禹故莫能通其義而陋者以為魏晉之符彼魏晉何足道安知其非八卦九疇之類也造化之所為猶有幸不幸焉而況於人乎可勝嘆哉可勝嘆哉

司馬懿陳羣曹休曹真並以大將軍開府

子西曰漢初置丞相御史府後置三公府將帥出征置幕府軍罷即廢不常置也今魏既置三公而懿等

並為大將軍開府京師此何理邪公室之卑蓋自此始矣蜀將李平聞懿等開府辟召以說孔明孔明鄙之是時中原人物推陳長文為第一今長文亦為此餘無足道矣

明帝作考課之法七十二條

溫公曰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是故求之於毀譽則愛憎競進而善惡混殽考之於功狀則巧詐橫生真偽相冒要之本在至公至

明而已矣為人上者至公至明則羣下之能否焯然形於目中無所復逃矣苟為不公不明則考課之法適足以為曲私欺罔之資也何以言之公明者心也功狀者迹也已之心不能治而以考人之迹不亦難乎為人上者誠能不以親疎貴賤異其心喜怒好惡亂其志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

盈實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雖詢謀於人而決之在己雖考狀於迹而察之在心研覈其實而斟酌其宜至精至微不可以口述不可以書傳者也安得豫為之法而悉委有司哉或者親貴而不能任職疎賤雖賢才而見遺所喜所好者敗官而不去所怒所惡者有功而不録詢謀於人則毀譽相半而不能決考求於迹則文具實亡而

不能察雖復為之善法繫其條目謹其簿書安能得其真哉或曰人君之治大者天下小者一國内外之官以千萬數考察黜陟安得不委有司而獨任其事哉曰非謂其然也凡為人上者不特人君而已太守居一郡之上刺史居一州之上九卿居屬官之上三公居執事之上皆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在下之人為君者亦用此道以考察黜陟公卿刺史太守奚煩勞之有哉或曰考績之法唐虞所為京房劉邵述而修

之耳烏可廢哉曰唐虞之官其居位也久其受任也專其制法也寛其責成也遠是故鯀之治水九載績用弗成然後治其罪禹之治水九州攸同四隩既宅然後賞其功非若京房劉邵之法校其米鹽之謂責其旦夕之效也事固有名同而實異者不可不察也考績非可行於唐虞而不可行於漢魏由京房劉邵不得其本而奔趨其末故也

夏侯玄何晏

東坡曰魏氏春秋云夏侯玄著樂毅張良及本無肉刑論辭旨深遠傳於世然以余觀之燕師之伐齊猶未及桓文之舉也而以為幾湯武豈不過甚矣乎初玄好老莊道德之言與何晏等皆有盛名然卒陷曹爽黨中玄亦不免李豐之禍晏目玄以易之所謂深者而玄目晏以神及其遇禍深與神皆安在乎羣兒妄作名字自相刻畫類皆如此可以發千載之一笑

司馬仲達

何去非曰昔之君臣相擇相遇天下擾攘之日君未嘗不欲其臣之才臣未嘗不欲其君之明臣既才矣而其君常至於甚忌君既明矣而其臣常至於甚憚者何也君非有惡於臣而忌之也忌其權畧之足以貳於我也臣非有外於君而憚之也憚其剛忍之足以不容於我也此忌憚之所由生也雖然君固有所不忌以其得無所當忌之臣臣固有所不憚以其得無所當憚之君昔者蜀先主之與諸葛孔明苻堅之

與王猛是也至於曹公之與司馬仲達則忌憚之情不得不生矣非仲達不足以致曹公之忌非曹公不足以致仲達之憚天下之士不應曹公之命者多矣而仲達一不起已將收而治之夫仲達之不起固疑其不為已容曹公之欲治固疑其不為已用此其相期於始者固已不盡君臣之誠矣則忌憚何從而不生也雖然仲達處之卒至乎曹公無所甚忌仲達無所甚憚者此所以為人豪以成夫取魏之資也人之

挾數任術若荀文若者幾希矣盖曹公之策士而倚之為着龜者也公之欲遷漢祚也於其始萌諸心而仲達啓之以中其欲於其既形於迹則文若沮之以忤其情已而文若出於百營而不能救其誅仲達卒為之腹心而遂去其憚方曹公之鞭笞天下求集大業也將帥四出無一日而釋甲而仲達獨以其身雍容治務而已未嘗一求將其兵雖公亦不以為能而求使之迨公之亡始制其兵出奇應變奄忽若神無

嚮不殄雖曹公有所不迨焉魏文固已無忌仲達固已無憚天下始甚畏之猶公之不亡也由是觀之仲達之以術畧自將其身者可得而窺哉奈何諸葛孔明欲以其至誠大義之懷數出其兵求與之決於一戰以定魏蜀之存亡哉仲達孔明皆所謂人傑者也渭南之役人皆惜亮之死以為不見夫二人者決勝負於此舉也亮之僑軍利在速戰仲達持重不應以老其師而求乘其弊亮以巾幗遺之欲激其應仲達

表求決戰魏君乃遣辛毗杖節制之亮以仲達無意於戰其請於君徒示武於衆耳嗟夫謂仲達之請戰以示武於衆者則或有之謂其有所終畏而無意於一決者亦非也雖然使辛毗不至則仲達固將不戰也仲達之所求者克敵而已今以一辱不待其可戰之機乃悻然輕用其衆為忿憤之師安足為仲達也晉之朱伺號為善戰人或問之伺曰人不能忍而我能忍是以勝之豈以仲達而無朱伺之量耶察其所

以誅曹爽者足見其能忍而待也故其策亮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墮吾畫中破之必矣此仲達之志也亮之始出也仲達語諸將曰亮若勇者當出武功依山而東若西上五丈原則諸軍無事矣昔者曹公攻鄴袁尚以兵救之諸將皆以歸師勿遏當避之公曰尚從大道来且避之若循西山則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一戰擒之盧循反攻建鄴宋武策之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

之回泊蔡洲則成擒耳循果泊蔡洲一戰而走之亮之趨原與袁尚之循西山盧循之泊蔡洲等耳蓋銳氣已奪固將畏而避人不足爲人之所畏避此三君者所以易而吞之也亮常歲之出其兵不過數萬不以敗還輒以饑退今千里負糧餉師十萬坐而求戰者十旬矣仲達提秦雍之勁卒以不應而老其師者豈徒然哉將求全於一勝也然而孔明既死蜀師引還而仲達不窮追之者蓋不虞孔明之死其士尚飽

而軍未有變蜀道阻而可伏疑其偽退以誘我也向使孔明之不死而弊於相持則仲達之志得矣或者謂仲達之權譎不足以當孔明之節制此腐儒守經之談不足為曉機者道也

鄧艾

何去非論曰事物之理可以情通而不可以迹係通之以情則有以適變而應乎聖人所與之權係之以迹則無以制宜而入乎聖人所疾之固是以天下事

功之成常出於權而其不濟常主於固夫以人為是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踐者於今為非以人為非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者於今為是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係之以既往之迹故其所以踐與矯者適足以為禍悔之資也昔衛青之擊匈奴其裨將蘇建盡亡其軍於今當斬青以不敢專誅於外因建送之人皆多青之不擅權得所以為臣與帥之順道也皇甫嵩討賊梁州董卓副之賊平詔卓以兵屬嵩卓不

受詔挾兵睥睨人皆勸嵩誅之嵩不欲其專誅於外
也而以狀聞卓因遂其兇逆卒以不制夫嵩之舍卓
者非出於他也蓋以衛青不戮蘇建獲恭厚之譽遂
係迹而求踐之不知所以舍卓者於今為縱寇也鄧
艾之伐蜀也出於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乘危決命卒
俘劉禪可謂功矣然其心氣闊畧以為閫外之任當
制威賞乃大專拜假至欲擅王劉禪留西不遣雖司
馬文王以順諭之猶不見聽是以鍾會得入其間以

及於誅而不悟也夫艾之專制者非出於他也盖以皇甫嵩常要譽求全而失於董卓故蹈後悔遂係迹而求矯之不知所以矯嵩者於今為召禍也是皆不求通之以今日之情而專係乎既往之迹此所以不自知夫禍悔之集也觀艾之為將也急於智名而鋭於勇功喜邀前利而忘顧後患者也艾嘗以是勝敵矣而卒結禍於其身者亦以此也始鍾會以十萬之勁而趨劒閣姜維以摧折之師憊於奔命雖能拒扼

而終非堅敵也艾為主帥不務以全策縻之乃獨以其兵萬人自陰平邪徑而趨江油以襲劉禪盖出其不意而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鑿山險治橋閣巖谷峻絶士皆攀緣崖木投墜而下又糧運不繼而艾至於以氊自裹輪運而下嗚呼可謂危矣士皆殊死決戰僅獲破諸葛瞻之師而劉禪悖廹即時束手使禪獨忍數日之不降以待援師之集則艾為以肉齒餓虎矣艾一不濟則鍾會十萬之師可傳呼而潰矣艾

以其身為僥倖之舉者乃求生救敗之計非所謂取亂侮亡之師而亦非大將自任之至數也是役也非艾無以取勝於速而其勝也有出於幸使其不幸而至於潰敗者亦艾致也夫竒道之兵將以掩覆於其外必有以應聽於其内然後可與勝期而功會也唐李愬之入蔡以取吳元濟也以其有李祐之為鄉道故也使其無應聽之主則愬亦何能乗危而僥倖也西漢中興之名將無若趙充國史稱其沈勇有大畧

觀其為兵期於克敵而已每以全師保勝為策未嘗苟競於一戰故其居軍無顯赫殲滅之効卒至制敵於股掌之上安邉定寇皆出其畫而獨收其成勲他將無與焉幾於所謂無智名勇功之善者也由是觀之艾之所以不免者亦其操術之致然也

魏人君

温公曰漢室不綱羣雄糜擾乗輿播遷莫之攸省太祖獨奉迎而相之披荆棘以立朝廷則其名義固足

以結民心矣加之英威明畧過絶於人驅策賢豪奮除姦宄於是張繡屈膝呂布授首公路野死本初覆亡劉琮獻地韓馬遁逃中原肅清戎狄請服然則魏取天下於盜手非取之漢室也惜其狹中多詐猜忌賢能此海内所以不盡服也及文帝受禪明帝繼業内綏外禦不廢前功而明帝於彌留之際為姦臣牽率嗣子幼弱寄託非人曹爽驕戇黨友輕佻禍自内興遂衰微不振以至易姓悲夫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五至五十九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麟寶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舉人臣徐元泉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五

先主　後主

攻劉璋子西　東坡　子由

荆州關侯　子西　少蘇　子由

孫權稱尊孔明不與之絶子西

龐統中流矢卒子西

張温敗子西

漢業　劉禹錫　温公

後主即位改年　子西

陳壽謂蜀不置史注記無官　子西

法正報德與怨　子西

攻劉璋

子西論先主置酒大會於涪曰涪之役陋何足論哉至於樂與不樂之義則有可得而言者傳曰師有功則奏凱歌又曰戰勝以喪禮居之二義孰是吾聞聖

人無心以百姓心為心其戰也本所以憂民之憂其勝也不得不樂民之樂故師有功則奏凱歌此無足怪者然道失而後德德失而後仁仁失而後義義失而後禮道至於禮其去本遠矣而況於兵乎欲戰勝以喪禮居之亦無足怪者言樂與不樂皆未之盡也古之處此者外則歌舞而内以喪禮居之

東坡嚴顔詩曰先主反劉璋兵意頗不義孔明古豪傑何乃為此事劉璋固庸主誰為死不二嚴子獨何

賢談笑傲礎几國亡君已執嗟子死誰為何人刻山石使我空涕淚吁嗟斷頭將千古為病悸子由詩曰古碑殘缺不可讀遠人愛惜未忍磨相傳昔者嚴太守刻石千歲字已訛嚴顏平生吾不記獨憶城破節最高被擒不辱古亦有吾愛善折張飛豪軍中生死何足怪乘勝使氣果若何斫頭徐死了無怒我豈畏死如兒曹匹夫受戮或不避所重壯氣吞黃河臨危閒暇有如此覽碑慷慨思橫戈

荆州 關侯

子西論魯肅以荆州借備曰漢時荆州之地為郡者七劉表之歿南陽入于中原而荆州獨有南郡江夏武陵長沙桂陽零陵備之南奔劉琦以江夏從之其後四郡相繼歸附於是備有武陵長沙桂陽零陵之地曹仁既退關侯周瑜錯處南郡而備領荆州牧居公安則六郡之地備已悉據之矣其所以云借者猶韓信之言假也雖欲不與得乎魯肅之議正合良平

躡足之幾而周瑜獨以為不然屢勝之家果不可與料敵哉

少游論魯肅以荆州借備曰魯肅勸吴以荆州之地借先主先主因以取蜀吴王悔之歸咎於肅夫以肅之籌畧過人而其昧有至於此乎以臣觀之吴王雖不欲借荆州以資先主不可得也肅之策善矣何則是時曹氏已據中原挾天子以令天下毅然有并吞諸雄之心袁紹吕布皆為擒滅其能合從并力以抗

之者獨仲謀與玄德耳此所謂胡越之人未嘗相識一旦同舟而遇風波則相應如左右手勢使然也吳人雖欲不借荆州以資先主其可得乎且吳不借荆州則先主必還公安不然則當殺之二者皆不可也昔高祖入關與秦父老約法三章秋毫無所犯秦民大悦項羽雖徙之於漢中而高祖還定三秦如探囊中物耳何則秦民之心已系於漢也方先主東下荆州之人歸者十餘萬或勸速行以據江陵先主曰舉

大事必以人為主今人歸吾何棄去是時先主若在公安吳為仇也夫以董卓之罪上通於天王允以罪誅之而李傕郭汜糾合黨與猶能為之報仇何則卓雖兇逆亦一時之望也先主以宗室之英名蓋當代士之歸者如水之赴海烏林之役曹公以百萬之衆泝江而下非其雄畧則周瑜水軍豈能獨勝耶吳若殺之豪傑四面而至必矣孫氏之亡可立待也由是言之先主借荆州之事拒之則為仇殺之則招禍因而

借之則可以合從幷力而抗曹公肅之為吳策者豈不善乎然則周瑜嘗欲從先主置吳盛為築宮多其美女玩好其策如何此又大不可也先主常見其髀肉生慨然流涕歎功業之不建其在許也曹公與之出則同輿輿之坐則同席竟亦不留此其志豈以美女玩好老於吳者邪史稱曹公聞孫權以土地借備方作書落筆於地彼知先主得荊州輔車之勢成天下未可以遽取也由是言之借荊州之事豈惟劉氏

所以取蜀亦孫氏之所以保吴者矣

子西論使關侯爭荆州并與吴連和曰曹公征漢中先主聞之與吴連和分荆州是矣引軍還蜀非也是時蜀有南郡之地而先主以蜀兵五萬居公安若進據襄陽關侯帥五萬之衆以襲許卷甲疾趨五日而可至事成則天下未可量不成則漢中之師不攻而自退此兵法所謂攻其所必救者初曹公征柳城備勸表以襲許及備據荆州亦不能辦此信天命有在

哉

子由論先主為關侯伐吴曰事固有當作而不可作者矣智者論其公私權其輕重而可否可決也蜀先主之於關侯名雖君臣義則父子也先主入蜀而侯攻曹仁於荆州吴乘其敝侯以敗死先主欲為侯報讎義不可已也然吴蜀之於魏國小而兵弱本以漢季君臣之分締交相親與魏為敵則報讎之義其公且重者在魏也釋魏而事侯之怨則為失所先後矣

先主之在白帝也吴之君臣懼而乞和若以讎魏之重俛而從之義無不可也先主念侯之厚拒而不許君臣之義則至矣奮不慮害兵敗而繼之死忘兩國之大計而狥一夫之遺怨則未為得矣諸葛孔明有言法孝直在必能止君此行雖行亦必不至於敗然則孔明亦以伐吴為失計矣

孫權稱尊孔明不與之絶

子西曰或曰孔明之不絶吴權耶正耶曰正也非權

也六國之時諸侯皆僭矣孟子以為有王者作不皆比而誅之必教之不從而後誅之然則未教之罪王者所不誅孔明之勢既未能有教吳則吳之僭號疑未可以遽責此王者之法也非權也

龐統中流矢卒

子西曰龐德公以孔明為卧龍以士元為鳳雛則士元之齒當少於孔明孔明卒時年五十四而士元先卒二十有二年則士元物故尚未三十也豈不惜哉

建安二十四年先主始王漢中是歲關侯卒明年黄
忠法正卒又明年張飛卒又明年馬超馬良卒基業
未就而一時功臣相繼淪謝如有物奪之者明年後
主踐阼而舊人獨有孔明趙雲後七年雲卒又五年
孔明卒而勲舊於是乎盡正卒時四十五超四十七
良三十五自餘不著其年飛傳稱少與關侯俱事先主
侯年長數歲飛兄事之則飛卒時年纔五十許霍峻
年四十此數傑者皆以高才早世而譙周至七十餘

而終天不祚漢明矣

孔明言張溫敗

子西曰善惡太明誠取敗之道然人之禍敗有以其道得之者有不以其道得之者若張溫之敗可謂不以其道矣尚安可以推求其故哉

漢業

劉禹錫蜀先主廟詩曰天下英雄氣千秋尚凛然勢分三足鼎業復五銖錢得相能開國生兒不象賢淒

涼蜀故妓來舞魏宫前

司馬温公蜀論曰昭烈以敗亡之餘羇旅漢南而能屈體英傑要結同志摧沮勍敵因敗為功顛沛之際不忘德義美矣劉璋昧弱侮而兼之遂奄有巴蜀君臨一隅安樂公材雖不中然委任賢相抗衡中國及姜黄用事而面縛為虜宜矣

後主即位改元

子西曰人君繼體踰年改元而章武三年五月改為

建興此陳壽所以短孔明矣以吾觀之似不為過古者人君雖亡尚未即位也明年正月行即位之禮然後書即位而稱元年後世承襲之初固已即位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古者人君襲位未踰年不稱君故子猛不書王子般子亦不書公後世承襲之初固已稱君矣稱元不亦可乎故曰不為過也春秋之時未有一年而二名者如隱公之末年既名之為十一年矣不可復名為桓公元年自紀元已来有

一歲而再易者矣有一歲而三四易者矣豈復以二名為嫌而曰不可乎故曰不為過也非特此也今之所謂元年與古異矣古之所謂元年者某君之一年也故必踰年而後稱之如前所云後世所謂元年者某號之一年耳嗣位而稱之可也踰年而後稱之亦可也

陳壽謂蜀不置史注記無官

子西曰禮記人君言則左史書之動則右史書之周

禮建官備矣獨不聞有所謂左右史者雖有太史然不以注記為職是時諸侯皆有史豈天子獨闕乎春秋之時卜田宅者占雲日者皆稱太史則太史殆陰陽家流然書趙盾者書崔杼者亦稱太史則太史又似掌注記者蓋方是時學者通知天人而卜興廢者亦不純用蓍龜太史伯以祝融之功而推楚國之必興太史趙以虞舜之德而占陳氏之未亡其論誼證據有絶人者故陰陽注記得兼掌之漢司馬談父子

為太史令以論著為已任而又掌天官則兼掌之効於茲可見魏晉之際始置著作郎自是太史之職分而為二孔明之時未也按後主景耀元年史官奏景星見於是大赦改元而曰蜀不置史妄矣

法正報德與怨

子西論孫盛非諸葛亮不罪法正太横曰秦昭王以范雎之故至質平原君移書趙王以求魏齊之首李廣誅霸陵尉上書自劾武帝詔曰報恩復讎朕之所

望於將軍也復何疑哉國初郭進為山西巡檢民訐進畧奪其女太祖怒曰汝小民也配女當得小民今得吾貴臣顧不可邪驅出之而三人者卒皆有以報國古之英主所以役使豪傑彼自有意哉孫盛所見者小矣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五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六

先主下

諸葛亮

東坡　殷潜之　杜牧之　王荆公　老泉　子西　少游　何去非　尚馳　裴度　吕温　孫樵　李翰

諸葛亮

東坡斜谷五丈原詩曰南望斜谷口三山如犬牙西觀五丈原鬱屈如長蛇有懷諸葛公萬騎出漢巴吏士寂如水蕭蕭聞馬檛公才與曹丕豈止十倍加顧

瞻三輔間勢若風卷沙一朝長星墜竟使蜀婦髽山僧豈知此一室老煙霞往事逐雲散故山依渭斜客來空弔古清淚落悲笳

䟦潛之題籌筆驛詩曰江東矜割據鄴下奪孫嫠霸略非匡漢雄圖欲佐誰奏書辭後主仗劒出全師重襲褒斜路懸開反正旗欲將芭有截必使舉無遺沉慮經謀際揮毫決勝時園觚當分畫前筯比操持山秀拔英氣川流入妙思算成功在㲉運去事終虧命

屈天方猒人亡國自隨艱難推舊姓開創拯初基總歎曾過地寧探作教資若歸新歷數誰復顧衰危報德兼明道長留識者知

杜牧之和曰三吳裂婺女九錫獄孤兒霸主業未半本朝心是誰永安宮受詔籌筆驛沉思畫地乾坤在濡毫勝負知艱難同草創得失計毫釐寂默經千慮分明渾一期川流縈智思山聳助扶持慷慨匡時畧從容問罪師褒中秋鼓角渭曲晚旌旗仗義懸無敵

鳴攻固有辭若非天奪去豈復慮能支子夜星纔落鴻毛嗚便移郵亭世自換白日事長埀何處躬耕者猶題殄瘁詩　王荆公詩曰漢日落西南中原一星黄羣盜伺昏黑聯翩各飛揚武侯當此時龍卧獨摧藏掉頭梁父吟羞與衆爭光邂逅得所從幅巾起南陽崎嶇巴漢間屢以弱攻强暉暉若長庚孤出照一方勢欲起六龍東迴出扶桑惜哉淪中路怨者為悲傷豎子祖餘策猶能走强梁

東坡八陣磧詩曰平沙何茫茫彷彿見石綖縱横滿江上歲歲沙水囓孔明死已久誰復辨行列神兵非學到自古不留訣至人心已悟後世徒妄說自從漢道衰鋒起盡姦傑英雄不相下禍難久連結驅民市無烟戰野江流血萬人睹一擲殺盡如沃雪不為久遠計草草常無法孔明最後起意欲掃羣孽崎嶇事節制隱忍久不决志大遂成迂歲月去如瞥六師紛未整一旦英雄折唯餘八陣圖千古壯夔峽　東坡

論八陣勢曰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為八行相去二丈桓温征譙縱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識吾嘗過之自山上俯視百餘丈凡八行為六十四蕝蕝上圜不見凸凹處如日中蓋影耳就視皆卵石漫漫不可辨

老泉論諸葛亮與魏角戰曰知有所甚愛知有所不足愛可以用兵矣故夫善將者以其所不足愛者養其所甚愛者士之不能皆銳馬之不能皆良器械之

不能皆利固也處之而已矣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孫臏有言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此兵說也非馬說也下之不足以與其上也吾既知之矣吾既棄之矣中之不足以與吾上下之不足以與吾中吾不既再勝矣乎得之多於棄也吾斯從之矣彼其上之不得其中下之援也乃能獨全邪故曰兵之有上中下也是兵之有三權也三權也者以一而致三者也管

仲曰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堅者瑕嗚呼不從其瑕而攻之天下皆彊敵也漢高祖之憂在項籍耳雖然親以其兵而與之角者葢無幾也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然後高帝起而取項籍夫不汲汲於其憂之所在而彷徨乎其不足卹之地彼葢所以孤項氏也秦之憂在六國也蜀最僻最先取楚最彊最後取非其憂在蜀也諸葛孔明一出其兵乃與魏氏角其亡宜也

子西論亮建興五年出屯漢中曰是歲丁未魏之太和元年吳之黃武六年也魏明帝即位既已踰年君臣無間前此吳人攻夏口圍石陽不克是歲四境不動初孔明說先主以保有荊益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交孫權内修政理天下有變則遣上將向宛洛而將軍身出秦川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孔明始議如此至是天下寧有變耶而遽有此舉何哉　又論出祁山馬謖敗亮還漢中曰漢全盛時日月所照横

目之民皆漢赤子其後德薄不能保有黎庶則舉江以東而捐之吴割渭以北而捐之魏則民不棄漢而漢棄其民亮出祁山三郡望風響應而亮不能守則亮負於民而民不負亮方是之時固當集其所獲之衆痛自引咎而謝遣之使岐隴之民曉然皆知吾心則後日之舉不患其不至如其不然在彼猶在此也而亮拔四縣千餘家遷之漢中既不足以傷敵而使無辜之民流離轉徙違其宗族去其墳墓豈三郡所

以嚮應之意哉此雖邉郡之常然於孔明則有不應爾者此吾所以為之惜也　又論亮為後主寫申韓管子六韜曰學者責孔明不以經術輔導少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吾謂不然人君不問撥亂守文要以制畧為先後主寛厚仁義襟量有餘而權畧智謀是其所短當時識者咸以為憂六韜述兵權竒計管子責輕重慎權衡申子覈名實韓子引繩墨攻事情施之後主正中其病矣藥無善惡要以對病為妙

萬金良藥與疾不相值亦復何補哉　東坡䟦三國名臣贊曰西漢之士多智謀薄於名義東京事風節短於權畧兼之者三國名臣也而孔明巍然三代王者之佐未易以世論也　又論曰取之以仁義守之以仁義者周也取之以詐力守之以詐力者秦也以秦之所以取取之以周之所以守守之者漢也仁義詐力雜用以取天下者此孔明之所以失也曹操因衰乘危得逞其姦孔明耻之欲信大義於天下當此時

曹公威震四海東據許兖南收荆豫孔明之所恃以勝之者獨以其區區之忠信有以教天下之心耳夫天下廉隅節槩慷慨死義之士固非心服曹氏也特以威刼而强臣之聞孔明之風宜其千里之外有響應者如此則雖無措足之地而天下固為之用矣且夫行一不義而得天下有所不為而後天下忠臣義士樂為之死劉表之喪先主在荆州孔明欲襲殺其孤先主不忍也其後劉璋以好逆之至蜀不數月扼

其吭拊其背而奪之國此其與曹操異者幾希矣曹劉之不敵天下之所共知也言兵不若曹操之多言地不若曹操之廣言戰不若曹操之能而以一勝之者區區之忠信也孔明遷劉璋既已失天下義士之望乃使治兵振旅為仁義之師東嚮長驅而欲天下響應蓋已難矣曹操既死子丕代立當此之時可以計破也何者操之臨終召丕而屬之植未嘗不以譚尚為戒也而丕與植終於相殘如此此其父子兄弟

且為寇讎而何能以得天下英雄之心哉此有可間之勢不過捐數十萬金使其大臣骨肉内自相殘然後舉兵而伐之此高祖所以滅項籍也孔明既不能全其信義以服天下之心又不能奮其智謀以絶曹氏之手足宜其屢戰而屢却哉故夫敵有可間之勢而不間者湯武行之為大義非湯武行之為失機此仁人君子之大患也呂温以為孔明承桓靈之後不可强民以思漢欲其播告天下之民且曰曹氏利汝

吾事之害汝吾誅之不知蜀之與魏果有以大過之乎茍無以大過之而又決不能事魏則天下安肯以空言竦動哉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言而不可用也

少游論曰晁錯曰五帝神聖其臣莫及三王臣主皆賢五霸不及其臣愚竊以為不然夫覆杯水於坳堂之上置杯焉則膠鷦明之翮拔而傅鴟鳩則累矣故有帝者之君則有帝者之臣有王者之君則有王者之臣有霸者之君則有霸者之臣諸葛亮雖天下之

奇才亦霸者之臣爾何則亮帝王之輔肯為蜀先主委身耶王通以為使亮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尤非也愚以為亮雖無死曾不足以取天下況於興禮樂乎何則亮之所事者蜀先主而所自比者管仲樂毅也先主雖號人傑然取天下則不及曹孟德保一方則不若孫仲謀其所以得蜀者以劉璋之闇弱而已先主雖存司馬仲達陸伯言諸公皆無恙尚不足以取魏而死其能取天下乎管仲相齊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然不能先自治而後治人故孔子以為小器樂毅為弱燕合五國之從吏萬乘之齊然曠日持久不能下莒與即墨至閒者得行捐燕之趙管仲樂毅雖得志天下尚不能興禮樂亮而無死其能興禮樂乎夫古之君子進難而退易伊尹耕于有莘之野也則固已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蓋求之而不用其道則彼有不出而已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其為東周乎蓋用之而不盡其藴則彼有不留

而已是故有所不出出則可以取天下有所不留留則可以興禮樂方先主之顧亮於草廬之中所言者取荊益二州耳至言天下有變則一軍出秦川所謂俟河之清人壽幾何者耶關侯之死大舉伐吳亮曾不能强諫及兵敗乃嘆曰法孝直若在能制主上令不東就東必不危也所謂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歟以此論之亮之不足以取天下而興禮樂亦明矣然亮與先主一言道合遂能霸有荊益

成鼎峙之勢及受寄托孤義盡於主國無間言身死之日雖遷廢之人為之泣下有致死者雖古往社稷之臣何以加諸陳壽以謂管蕭之亞蓋近之矣然壽以謂應變將畧非其所長信乎此非也亮之征孟獲七縱七擒之獲曰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其卒於渭上司馬仲達按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竒才也所作八陣圖後世言兵者必稽焉則亮之應變將畧不言可知矣嗚呼豈壽挾髡其父之故耶抑其所自見

如此也

何去非論曰或曰劉備之爭天下也不因中州而西入巴蜀此所以據非其地而卒以不振歟曰有之也備非特委中原而趨巴蜀也亦爭之不可得然後委之而西入耳備之西者由智窮力憊葢晚而後出於其勢之不得已也方其豪傑並起而備已與之周旋於中原矣始得徐州而呂布奪之中得豫州而曹公奪之晚得荊州而孫權奪之備將興復劉氏之大業

其志未嘗一日而忘中州也然卒無以暫寓其足委而西入者有曹操孫權之兵軋之也備之既失豫州而南依劉表也始得孔明於羇窮困蹶之際而孔明始導之以取荆收益而自為資孔明豈以中州為不足起而以區區荆益之一隅足以有為邪亦以魏制中原吳擅江左天下之未為吳魏者荆益而已顧備取此則無所歸者故也是以一敗曹公而遂收荆州繼逐劉璋而遂取益州者孔明之畧也雖然孔明之

於二州也得所以取之而失所以用之至於遂亡荊州而勞用蜀民功業亦以不就良有以也夫荊州之壤界於吳蜀之間而二國之所必爭者也自其勢而言之以吳而爭荊則近而順以蜀而爭荊則遠而艱蜀之不能有荊猶魏之不能有漢中也是以先主朝得益州而孫權暮求其荊州權之求之也非以備之得蜀而無事乎荊也亦以其自蜀而爭之不若乎吳之全故也故直求之者示吾有以收之也蓋備一不

聽而權已奪其三郡備無以爭而中分畀之以分裂不全之荆州而有孫權之窺聽其後為之鎮撫則安動役則危亮不察此而恃關侯之勇使舉其衆以北侵魏之襄陽故孫權起躡其後賊侯而盡奪其荆州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荆也然後備之所有獨岷益耳雖然地僻而固魏人不敢輕加之兵而鼎足之形遂成使備之不西而唯徘徊於中州則亦不知所以税駕矣備之既死舉國而屬之孔明孔明有立功之志

而無成功之量有合衆之仁而無用衆之智故嘗數動其衆而亟於立功功每不就而衆已疲此孔明失於所以用蜀也夫蜀之爲國巖僻而固非圖天下者之所必爭然亦未嘗不忌其動以其有以窺天下之變出而乘之也雖然蜀之與魏其爲小大彊弱之勢蓋可見也曹公雖死而魏未有變又有司馬仲達以制其兵孔明於此不能因備之亡深自抑弱以盈怠其心使其無意於我勵兵儲粟伺其一旦之變因河

渭之上流裹糧卷甲起而乘之則莫不得志乃以區區新造之蜀倡為仁義之師强天下以思漢日引而北以求吞魏而復劉氏故常千里負糧以邀一日之戰不以敗還即以饑退此其亟於有功而亡其量以待之也善為兵者攻其所必應擊其所不備而取勝也皆出於奇孔明連歲之出而魏人每雍容不應以老其師遂至於徒歸而又以吾小弱而向彊大未嘗出於可勝之奇蜀師每出魏延常請萬兵趨他道以

為奇亮每拒之而延深以憤惋孔明之出者六盖嘗
一用其奇矣聲言由斜谷而遂攻祁山以出魏人之
不意一旦而降其三郡關輔大震卒以失律自喪其
師奇之不可廢於兵也如此而孔明之不務也此銳
於動衆而無其智以用之也嗚呼非湯武之師而惡
夫出奇卒以喪敗其衆者可屢為哉雖然孔明不可
謂其非賢者也要之黠數無方以當司馬仲達則非
敵故也范蠡之謂勾踐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

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范蠡自知其所長而亦不彊於其所短是以能濟孔明之於蜀大夫種之任也今以種蠡之事一身而二任之此其所以不獲兩濟者也

尚馳武侯廟碑銘曰漢代之季天下不得不三分蓋有由矣曹氏挾王室之威重孫氏籍父兄之餘業劉氏獨不階尺土開國於亡命行旅之間天賛一武侯即鼎足之勢均也公諱亮字孔明身長八尺嘗躬耕

壠畝好為梁甫吟先主既用自比徂南周爰執事夷險平亂靡所不之卒使劉氏以岷峨之地為巳封梁益之人為巳畜曹操不敢以兵彊驟進孫權不敢以境闚妄動彼相之力焉屬先主創業未半中道而殁遺詔邦家之事大錄于公敕後主事公如事父至於職為臣行令如君其名近嫌也位為君事臣如父其形近猜也不然豈周公賦鴟鴞之詩成王啓金縢之詔此雖大小有異託付不殊竟能上不生疑心下不

興流言苟非誠信結於人格於神移於物則莫能至是公復總戎仗律無歲不征將繼舊邦之業用復先君之命所以南擒孟獲而不殺志在綏戎狄矣西拔祁山而不賀志在呑河洛矣役木牛流馬濟人之力已紓矣制陣圖兵法敵國之軍可覘矣故得三關不封二邦喪氣大勲未集行師而殞戎夷野祠甿庶巷祭遺愛所使豈求而得之噫國之將亡本必先顛且以蜀之連山峻極其嶮不為公死而平沃土富饒其

利不為公死而薄甲兵士卒其衆不為公死而減府藏穀帛其富不為公死而貧及鄧艾揚聲於前鍾會躡跡於後滅蜀三十萬户如撓羣羊劉禪竟不免面縛壘門身為降虜天事歟人事歟天事遠吾不知之矣以人事而論使武侯常存𣪍𣪍一敵國勝於本朝百萬之師北向爭衡司馬懿復惕息而不敢戰足明中原非曹丕所有也舉其大畧真命世之雄未可以身許小國之君延霸王之佐因曰才有所詣不達前

賢向令伊呂並世而生殷周易地而處則太甲不放桐宮而四海咸理諸侯不誓孟津而天下大定但為天不假年志晝莫就生居於後功績在其下耳然非先主之識武侯或不能輔成於王業使百代令君用人必由此道欲使社稷不振賢智逃於藪澤其可得耶公死之日遺令葬漢中定軍山祭法曰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則祀之至今官書廟食成不刋之典一山之內每有風行草動狀帶威神若歳大旱

邦人禱之能為雲為雨是謂存與沒人皆福利生死古今一也死而不朽反貴於生焉銘曰漢室大壞掃地無依人心各動天命未歸角力爭負有翼者飛突兀卧龍吟嘯待時一論世事超拜軍師魚水相得生死以之仗順收兵行權畧地氣盖全吳骨吞大魏國政成三人臣莫二乃建社稷興王之器既得武侯魏甋魏都敵國未滅謀臣已殂大本去矣不降得乎荒墳四頹拱木皆枯尚餘精爽能禁樵蘇人生異代仰

止山隅

裴度武侯祠堂碑銘曰度嘗讀舊史詳求往哲或秉事君之節無開國之才得立身之道無治人之術四者備矣兼而行之則蜀丞相諸葛公其人也公本系在簡策大名蓋天地不復以云當漢祚衰陵人心競逐取威定霸者求賢如不及藏器在身者擇主而後動公是時也躬耕南陽自比管樂我未從虎時稱卧龍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崔州平心與元直神交

洎乎三顧而許以驅馳一言而定其機勢於是翼扶劉氏纉承舊服結吴抗魏擁蜀稱漢刑政達於荒外道化行乎域中誰謂阻深殷為疆國誰為遊𦜕勵為勁兵則知地無常形人無常性自我而作若金在鎔故九州之地魏有其七我無其一由僻陋而啓雄圖出封疆以延大敵財用足而不曰涹我以生干戈動而不曰殘人以逞其底定南方也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震慴諸夏也不敢角其勝負而止候其存亡法

加於人也雖從死而無怨德及於人也雖奕葉而見思此所謂精義入神自誠而明者矣若其人存其政舉則四海可平五服可傾而陳壽之評未極其能事崔浩之說又詰其成功此皆以變詐之畧論節制之師以進取之方語化成之道不其謬歟噫夫委棄荆州不能遂有三郡此乃務增德以吞宇宙不黷武以爭尋常及出斜谷據武功分兵屯田謀久駐之計與敵對壘待可勝之期雜乎居人如適虛邑彼則喪氣

我方養威若天假之年繼大漢之祀成先主之志不難矣且權傾一國聲震八紘上下無異辭始終無愧色茍非運膺五百道冠生知曷以臻於此乎云云銘曰昔在先主思啓疆宇擾攘靡依英雄無輔爰得武侯先定蜀土道德城池禮義干櫓煦物如春化人如神勞而不怨用之有倫柔服蠻落鋪敦渭濱躡跡畏威雜居懷仁中原旰食不測不克以待可勝允臻其極天未悔禍公命不果漢祚其亡將星中墮反旗鳴

鼓猶走司馬死而可作當小天下尚父作周阿衡佐商兼齊管晏總漢蕭張易代而生易地而理遭遇豐約亦皆然矣嗚呼竒謀奮發美志夭遏吁嗟嚴立咸受謫罰聞之痛之或泣或絶甘棠勿剪駢邑斯奪跡是而言殊塗共轍本於忠恕孰不感悅茍非誠慤徒云固結古柏森森遺廟沈沈不殄禋祀以迄于今靡不駿奔若有照臨蜀國之風蜀人之心錦江清波玉壘峻岑入海際天知公徳音

呂溫曰天厭漢德俾絶其紐羣生墜塗四海飛水武
侯命世實念皇極魏姦吳輕未獲心膂南陽堅臥待
時而起三顧雖晚羣雄粗定必也彗掃是資鼎立變
化消息謀成掌中龍戰元黄再得雲雨於是右揭如天
之府左提用武之國因山分力與水合勢蟠亘萬里
張為龍形亦欲首吞咸鎬尾束河洛翼乎中夏飛于
天衢然後長驅句吳東入晏海大勲未集天奪其魄
至誠無妄炳在日月烈氣不散長為風雷英雄痛心

六百年矣於戲以武侯之才知已託國土雖狹國以勤儉富民雖寡兵以節制強魏武既沒晉宣非敵而戎車荐駕不復中原或奇謀非長則斬將覆軍無歲舉矣或餽糧不繼則築室反耕有成筭矣嘗試念之頗賾其原夫民無歸德以為歸撫則思虐則忘其思也不可使忘其忘也不可使思當漢道方休哀平無罪王莽乃欲憑戚寵造符命脅之以威動之以神使人亡漢終不可得也及髙光舊德與世衰遠桓靈流毒

在人骨髓武侯乃欲開季世振絕緒論之不以本臨之不以忠使人思漢亦不可得也向使武侯奉先主之命告天下曰我之舉也匪私劉琮惟活元元曹氏利汝乎吾事之曹氏害汝乎吾除之俾虐魏偪從之民聳誠感動然後經武觀兵長驅義聲咸洛不足定矣奈何當至公之運而强人以私此猶力爭彼未心服勤而靡獲不亦宜哉乃知務開濟之業者未能審時定勢而大順人心而克觀厥成吾不信也惜其才

有餘而見未至云云

孫樵刻武侯碑陰曰赤帝子火熾四百年天厭其熱洎獻燼矣武侯獨憤激不顧收死灰於蜀欲噓而再然之艱乎為力哉是以國稱用武岐雍間地不尺闢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也夫以武侯之賢寧靡籌其不可耶蓋激備隆中以天下託不欲曲肱安榖終兒女子手將驅馳死備志耶由是覈武侯之所為殆庶幾矣然跨西南一隅與吳魏抗國提卒數萬綽綽乎

去留無我拒者是亦善為兵矣史壽以為短於應變真抑武侯哉俾武侯不早入蜀地曹之君臣將奔走固圉之不暇鍾鄧寧能越巖懸兵決勝指取耶是井絡之野與武侯存亡俱矣天殲武侯其不愛劉愈明白矣其姜維何力焉曩蟠南陽時人不與仲毅伍洎受社稷寄擅刑賞柄曾心不愧畏人不疑黷何意氣明信之卓卓也武侯死殆五百載許令梁漢之民歌道遺烈廟而祭者如在其愛於民如此而久也獨謂

武侯之治比於燕爽彼屠齊城合諸侯在下矣

李翰三名臣論諸葛比管樂曰或問於翰曰昔諸葛

亮擁膝南陽為梁父吟每自比管仲樂毅州平元直

以為信然此三名臣者亦優劣乎曰夫小者不足以

論大近者不足以量遠柰何况議大賢然執律管者

可以候四氣之微測日晷者可以知千里之度察微

覩著由虛考實儻容寄言象於斯矣如僕所揣則管

不逮樂孔明其伯仲之間曰何謂其然也昔管仲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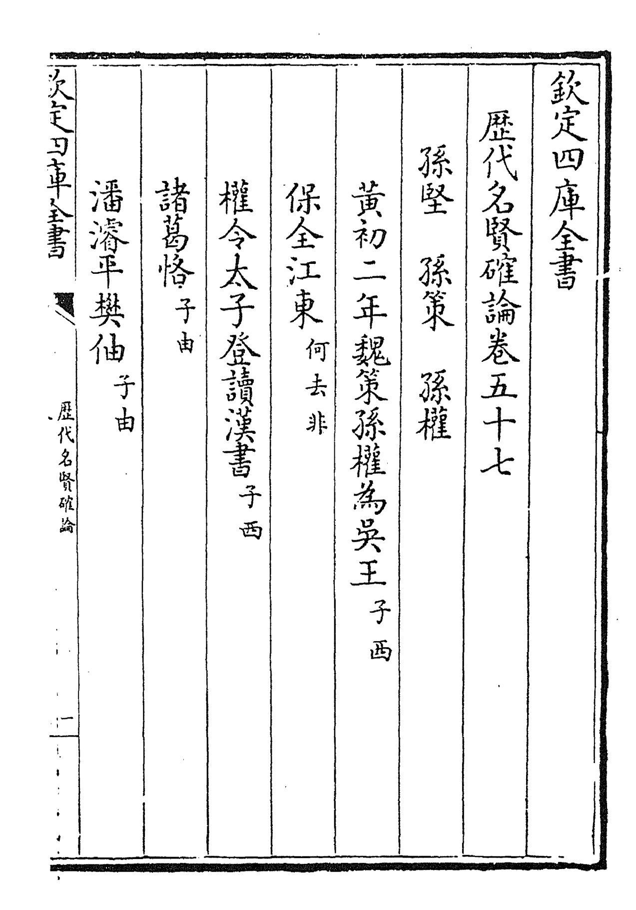
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興齊定霸尊周勤王功其懋哉仁亦至矣孔明收荊州散敗之餘建策通吳合從破魏奉先主西入劍門下車而三分天下翊戴後嗣續修舊勲雖短祚中否而王業殆成樂生一爲燕將才勝齊師挫衂於二城之間狼狽於返國之際軍不振旅身卒奔亡子獨推而崇之冠於二賢之首誠所未喻其有說耶翰曰語功則信然語才則不爾夫才生於代功興運成固有才優而功微運合而才劣

當先格以道德覈於終始審其邪正觀其去就然後
事可明也夷吾當旣亂之時輔有過之主功濟諸夏
澤被生民信爲美矣然徼功事讎務人之情通矣肆
奢越禮盈量之意見焉故仲尼雖稱其仁終小其器
止於霸者之佐殆非王臣之良孔明從容三顧後起
籌畫必當事屯而業育主闇而國治兵弱而强鄰畏
服功大而本朝不疑斯亦難矣然窺其軍令跡其用
法必使中原可復然後厚賞寬刑元德嘗稱焉謖言

過其實不可大用之卒致喪敗斯所謂濟於事而未全於道得諸已而未審於人樂生一戰舉齊二城未下從之以德收之以禮舍權變於攻取之際行王道於軍旅之間事雖不成業亦大矣向使昭王不死惠王不疑則其功未可量也夏侯太初論之詳矣及其逃燕之責亡而奔趙趙王問以圖燕之策樂生流涕而對曰臣昔日之事燕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千秋萬歲之言可謂懷禄不屑其榮周身不違於道比

諸二子不亦優哉主恩非臣下之所圖天命豈生人之所制安可以功業之成敗斷才能之長短耶且夫運有通塞命有修短蓋天意也豈人事乎昔韓信將伐魏問得不以周叔為將乎聞不用乃大喜向使魏人用之則漢師不敢濟河矣然則周叔之才亦韓信流亞也終埋滅而無聞焉古之大才而功不著者亦何可勝道哉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六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七

孫堅　孫策　孫權

黄初二年魏策孫權為吳王子西

保全江東何去非

權令太子登讀漢書子西

諸葛恪子由

潘濬平樊伷子由

孫亮

孫基盜乘御馬亮從刁元言降赦宫中以免基　子西

通論

吳氏興亡　温公

三國通論

曹操劉備　子西

曹操劉備孫權　東坡

三國亡先後 李德裕

孔融諸葛亮之文 東坡

魏晉收録孔融諸葛亮文 子西

黄初二年魏策孫權為吳王

子西曰是歲吳蜀相攻大戰於夷陵吳人卑詞事魏受其封爵恐魏之議其後耳而魏畧以為權有僭意而自顧位輕故先卑而後倨之先卑者規得封爵以成僭竊之基後倨者兾見討伐以激怒其衆且吳至

權三世矣其勢足以自立尚何以封爵爲哉受封爵則君臣矣供職貢矣除邊關矣國有警急則以事聞無得擅興兵攻擊矣羽書至則悉甲士從徵矣非身入朝則遣侍子入宿衛矣彼藩國固然亡足怪者一不從命則王師致討有詞矣然後發兵拒戰是抗上矣尚安能激怒其衆也哉既而魏責任子權不能堪卒叛之爲天下笑方其危急之時羣臣無魯仲連之識出一切之計以寛目前之患而陳壽以勾踐奇之

句踐事吳則嘗聞之矣受吳封爵則未之聞也

保全江東

何去非孫堅論論孫策孫權曰孫策壯武術略過於其父又有周瑜魯肅之儔以輔其起惜乎堅之不善基也使其不得奮於中原以競天下然策一舉而遂收江東為鼎足之資使之不死當為魏之大患策之不得起於中原非其智力之不逮葢袁紹已據河北曹公已收河南獨無隙以投之故也以劉備之間關

轉戰至於白首不獲中州一塊之壤以寓其足而策乃能以敝兵千餘渡江轉鬭不數歲而席卷江東此其過備遠矣權之勇決進取無以逮其父兄然審機察變持保江東於權有焉夫三國之形雖號鼎足而其雌雄强弱固有所在魏雖不能遂并天下蓋不失其為雄强吳蜀雖能各據其國然不免為雌弱權唯能知乎此是以内加撫循而外加備禦而已時有出師動衆以示武警敵者北不逾合淝而西不過襄陽

未嘗大舉輕發以求僥倖於魏而魏人之加於我亦常有以拒之未嘗困折是以終權之世而江東安由是觀之則權之為謀審於諸葛武侯之用蜀矣

權令太子登讀漢書

子西曰劉備教禪以漢書而權亦令張昭以漢書授其子登世以權備之智不足以知二帝三王故其所以貽謀者止於如此是大不然伊尹之訓太甲也稱有夏先后而不及唐虞周公之戒成王也稱商三宗而

不及虞夏豈伊尹周公之智不足以知堯舜禹哉亦取其近於時切於事者而已權備之智誠不足擬伊尹周公至其教子不忽近而慕遠不貴名而賤實此亦伊尹周公之遺法也

諸葛恪

子由孫仲謀論曰任人莫難於託國漢武帝因文景富庶之後虐用其民厚自奉養征伐四夷幾喪天下逮其晚歲託國於霍光先知用兵之害罷均輸榷酤

與民休息而天下復寧凡武帝之所以得稱賢君者唯用霍先故也蜀先主知嗣子之暗弱舉國而付之諸葛孔明孔明又廢李嚴楊儀援蔣琬費禕而授之政雖後主不明而守國三十餘年君臣相安蜀人免於塗炭之患過於魏吴遠甚吴文帝方其任屬賢將抗衡中原曹公憚之及其老也賢臣死亡略盡喜諸葛恪之勁悍越衆而付以後事恪乘其用兵勞民之後繼起大役兵抑於外既歸而不能自克將復肆志

於僚友恪既以之喪軀而孫氏因之三世絶統吳越之民陷於炮烙之地國隨以亡夫以進取之資用進取之臣以徼一時之功可耳至於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而亦屬之於斯人其勢必至是哉

潘濬平樊伷

子由曰權克荆州將吏悉降而濬獨堅臥不屈權輿致之濬伏牀而泣悲不自勝其於所事何其厚也既而樊伷欲以武陵自拔歸蜀濬為權畫策自將討平

之其於所厚又何薄也意者在君為君有不得不然者乎吾聞樂毅去燕適趙趙欲與之伐燕毅泣曰昔之事燕猶今之事趙也毅若獲戾放於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徒隷況其國乎使樂毅愚人也則可樂毅少知事君則濬不得為無罪矣

孫基盜乘御馬亮從刁元言降赦宮中以免基子由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漢世諸侯王有罪當誅丞相御史與宗正廷尉奏請論如法

制曰朕不忍制法其與列侯二千石議之於是丞相御史又奏臣等謹與列侯二千石議皆曰宜論如法制曰朕不忍致法其廢勿王或削地若干夫請論如法者有司以法守不忍致法者人主以道揆今亮人主也而論法元有司也而論情故曰吳之君臣可謂上下皆失其分矣

吳氏興亡

温公曰破虜以孤遠之兵決忠憤之志首犯賊鋒深

蹂川洛汎掃陵寢有足多者討逆以童子提一旅之
衆揮馬箠以下江東耆儒宿將狼狽失據開地千里
真英才也文帝承父兄之烈師友忠賢以成前志赤
壁之役決策定慮以摧大敵非明而有勇能如是乎
奄有荆揚薄於南海傳祚累世宜矣復觀景帝皆明
惠敢決有先世之風歸命驕愎殘虐深於桀紂求欲
不亡得乎

曹操劉備

子西論龎統說先主取益州云云　評曰寛勝急仁勝暴忠勝譎然操强而備弱宜勝而反不如者何也操稊稗者也備五穀之不熟者也五穀不熟固不如稊稗非謂寛仁忠信不能勝急暴譎詐也備不能勝操耳故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

曹操劉備孫權

東坡論曰天下皆怯而獨勇則勇者勝皆闇而獨智則智者勝勇而遇勇則勇者不足恃也智而遇智則

智者不足用也夫唯智勇之不足以定天下是以天
下之難鋒起而難平蓋嘗聞之古者英雄之君其遇
智勇也以不智不勇而後真智大勇乃可得而見也
悲夫世之英雄其處於世亦有幸不幸邪漢世祖唐
太宗是以智勇獨過天下而得之者也曹公孫劉是
以智勇相遇而失之者也以智攻智以勇擊勇此譬
如兩虎相捽齒牙氣力無以相勝其勢足以相擾而
不足以相斃當此之時惜乎無有以漢高帝之事制

之者也昔者項籍乘百戰百勝之威而執諸侯之柄咄嗟叱咤奮其暴怒西向以逆高祖其勢飄忽震蕩如風雨之至天下之人以為遂無漢矣然高祖以其不智不勇之身橫塞其衝徘徊而不得進其頑鈍椎魯足以為笑於天下而卒能摧折項氏而待其死此其故何也夫人之勇力用而不已則必有所耗竭而其智慮久而無成則亦必有所倦怠而不舉彼欲用其所長以制我於一時而我閉門而拒之使之失其

所求逡巡求去而不能去而項籍固已敗矣今夫曹公孫權劉備此三人者皆知以其才相取而未知以不才取人也世之言者曰孫不如曹而劉不如孫劉備唯智短而勇不足故有所不若於二人者而不知因其所不足以求勝則亦已惑矣蓋劉備之才近似於高祖而不知所以用之之術昔高祖之所以自用其才者其道有三焉耳先據勢勝之地以視天下之形廣收信越出奇之將以自輔其所不逮有果鋭剛

猛之氣而不用以深折項籍猖狂之勢此三事者三國之君其才皆無有能行之者獨有一劉備近之而未至其中猶有翹然自喜之心欲為椎魯而不能純欲為果銳而不能達二者交戰於中而未有所定是故所為而不成所欲而不遂棄天下而入巴蜀則非地也用諸葛孔明治國之才而當紛紜征伐之衝則非將也不忍忿忿之心犯其所短而自將以攻人則是其氣不足尚也嗟夫方其奔走於二袁之間困於

呂布而狼狽於荆州百敗而其志不折不可謂無高祖之風矣而終不知所以自用之方夫古之英雄唯漢高帝為不可及者夫

三國亡先後

李德裕論曰魏蜀吳三分天下而亡有先後非形勢有輕重積仁有厚薄察其政柄所歸則亡之先後可知也蜀政在於黄皓皓隷人也内不能修武侯舊典外不能制姜維黷武紀綱日壞君子不服所以先亡

也魏自明帝之後政歸仲達齊王已降唯守空宫亡之淹速係於師昭之志將移神器之重須服天下之心未立大功亦不敢取所以蜀滅而魏亡也孫皓雖驕奢極欲殘虐用刑而自專生殺之柄不牵帷嬙之制運盡天亡而後夷滅由是知人君不可一日失其柄也如神龍之脱深淵震雷之無煙氣威靈既露人得制之蔣濟覩魏文帝與夏侯尚詔曰作福作威爲亡國之言所謂柄者威福是也豈可假於臣下哉後

代觀三國之事可不戒懼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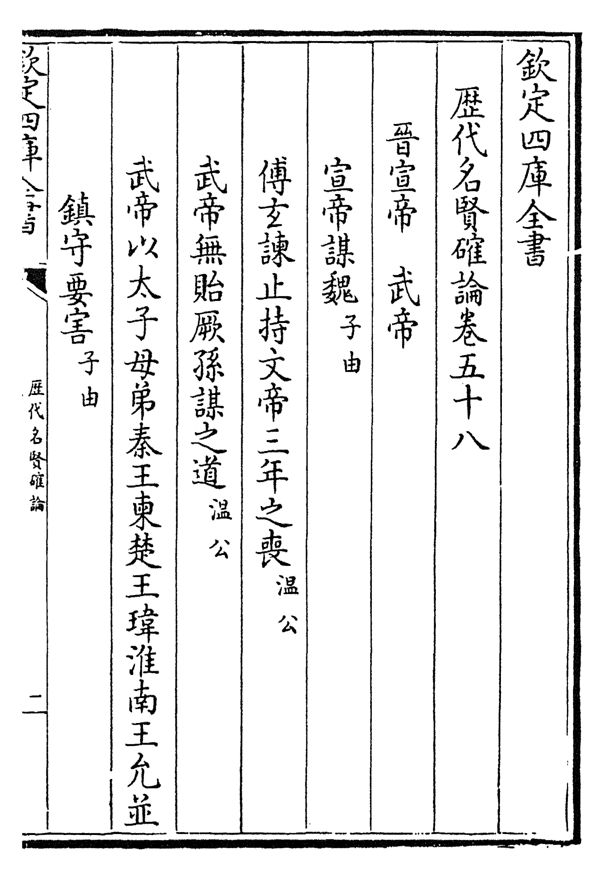
孔融諸葛亮之文

東坡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偉豪傑之氣自為一時所宗其論盛孝章郗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説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悦者所能至也

魏晉收録孔融諸葛亮之文

子西曰魏文帝即位求孔融之文以為不減班揚晉武帝踐祚詔定諸葛亮故事而比之周誥融既魏武之雠恨而亮亦晉宣之仇敵二人之言宜非當時之所欲聞而並見收録惟恐其墜失蕩然無忌猶有先王大公至正之道存焉此吾所以特有取於魏晉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七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八

晉宣帝　武帝

宣帝謀魏子由

傅玄諫止持文帝三年之喪温公

武帝無貽厥孫謀之道温公

武帝以太子母弟秦王柬楚王瑋淮南王允並

鎮守要害子由

貴戚專殺　東坡

裴楷諂對　東坡

衛瓘拊床　東坡

為惠帝娶婦　東坡

賈充　東坡　李德裕

山濤　温公

嵇紹應命王裒辭徵　温公

阮籍　東坡

張華東坡

唐彬東坡

平吳六一　子由　子西

宣帝謀魏

子由論曰世之説者曰司馬仲達之於魏則曹孟德之於漢也是不然二人智勇權畧則同而所處則異漢自董卓之後内潰外畔獻帝奔走困踣之不暇帝王之勢盡矣獨其名在耳曹公假其名號以服天下

擁而植之許昌建都邑誅叛逆皆曹公也雖使終身奉獻帝率天下而朝之天下不歸漢而歸魏者十室而九矣曹公誠能安而俟之使天命自至雖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事紂何以加之惜其為義不終使獻帝不安於上義士憤怨於下雖荀文若猶不得其死此則曹公之過矣如司馬仲達則不然明帝之末曹氏之業固矣雖明帝以淫虐失衆曹爽以驕縱得罪而顛覆之形未見天下未叛魏也仲達因其隙而

乘之拊其背而奪其成業事與曹公異矣漢武帝之老也託昭帝於霍光昭帝尚幼燕王蓋主有篡取之心上官桀桑弘羊助之此其禍急於曹爽霍光内奬燕蓋外誅桀羊擁護昭帝絶無驕君之心及昭帝早喪國空無主迎立昌邑王昌邑不令又援立宣帝柄在其手者屢矣然退避臣位不以自疑中外悉其本心初無有一人異議者以仲達擬光孰為得之耶然先猶不足道蜀先主將亡召諸葛孔明而告之曰嗣

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復語後主汝與丞相從事事之如父後主之闇弱孔明之賢智蜀人知之矣使孔明有異志一揺手而定矣然外平徼外蠻夷内廢李平廖立旁禦魏吳功成業定又付之蔣琬費禕奉一昏主三十餘年而無纖介之隙此又霍光所不能望也故人患不誠苟誠忠孝舜之於父母伊尹之於太甲終無間然者自仲達之後人臣受六尺之寄因而取之者多矣皆以地勢迫切置而不取則

身必危國必亂至自比騎虎不可復下此亦自欺而已哉

傅玄諫止持文帝三年之喪

温公曰三年之喪自天子達於庶人此先王禮經百世不易者漢文帝師心不學變古壞禮絶父子之恩虧君臣之義後世帝王不能篤於哀戚之情而羣臣諂諛莫肯釐正至於晉武獨以天性矯而行之可謂不世之賢君而裴傅之徒固陋庸臣習常玩故不能

將順其美惜哉

武帝無貽厥孫謀之道

溫公曰何曾譏武帝偷惰取過目前不為遠慮知天下將亂子孫必與其憂何其明也然身為僭侈使子孫承流卒以驕奢亡族其明安在哉且身為宰相知其君之過不以告而私語於其家非忠臣也

武帝以太子母弟秦王柬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

子由晉武帝論曰立嫡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古今之正義也然堯廢丹朱用舜而天下安帝乙廢微子立紂而商亡古之人蓋有不得已而行之者矣得已而不已不得已而已之二者皆亂也子非朱紂而廢天下之正義君子不忍子如朱紂而守天下之正義君子不為也漢高帝始謂惠帝仁弱欲廢之而立如意既而知人心之在於太子也遂寢廢立之議而用平勃平勃皆賢而權任均故惠帝雖歿產

祿雖横而援立文帝漢室不病也武帝既老而知燕王旦廣陵王胥之不可用也廢之而立少子任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以後事當時昭帝之賢否未可知而四人枉直相半也幸而昭帝明哲霍光忠良桀羊雖為亂而不遂其後復廢昌邑立宣帝而朝廷晏然無患葢人君不幸而立幼主當如二帝屬任賢臣乃免於亂此必然之勢也魏明帝疾篤而無子棄遠宗子而立齊王始欲輔以曹宇曹肇而倖臣劉放

孫資不便宇肇之正勸帝易以司馬仲達曹爽齊王既非天下之望而爽又以庸才與仲達姦雄爲對數年之間遂成簒弑之禍晉武帝親見此敗矣惠帝之不肖羣臣舉知之而牽制不忍忌齊王攸之賢而恃愍懐之小慧以爲可以消未然之憂獨有一汝南王亮而不早用舉社稷之重而付之楊駿至於一敗塗地無足怪也帝之出齊王也王渾言於帝曰攸之於晉有姬旦之親若豫聞朝政則腹心不二之臣也國

家之事若用后妃外戚則有呂氏王氏之虞付之同姓至親則又有吳楚七國之慮事任輕重所在未有不為害者也惟當任正道求忠良不可事事曲設疑防慮方來之患也若以智猜物雖親見疑至於疏遠亦安能自保乎人懷疑懼非為安之理此最國家之深患也渾之言天下之至言也帝不能用乃用王佑之計使太子母弟秦王柬都督關中楚王瑋淮南王允並鎮守要害以强帝室然晉室之亂實成於八王

吾甞籌之如攸之親賢奪嫡之禍非其志也不幸至此天下所宗宗社之計猶有頼也如佑之計使子弟據兵以捍外患如梁孝王之禦吳楚尚可若變從中起而使人人握兵以救内難此與何進袁紹召丁原董卓以除宦官何異古人有言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如武帝之擇禍福可謂不審矣

貴戚專殺

東坡曰王濟以人乳蒸豚王愷使妓吹笛小失齊韻

便殺之使美人行酒客飲不盡亦殺之時武帝尚在而貴戚敢如此知晉室之亂也久矣

裴楷謟對

東坡曰晉武帝探策當如籖也耶惠帝不肖得一蓋神以實告裴楷謟對士君子恥之而史以為善談鄙哉惠懐愍皆不終牛繼馬後豈及二乎

衛瓘拊牀

東坡曰晉惠帝為太子衛瓘欲陳啟廢之言未敢發

會燕淩雲臺瓘託醉帝前曰臣有所啓欲言而止者三因以手拊牀曰此座可惜帝意乃悟曰公真大醉賈后由是怨瓘此何等語乃於衆中言之豈所謂不密失身耶以瓘之智不宜闇此殆鄧艾之寃天奪其識耳

為惠帝娶婦

東坡曰晉武帝欲為太子取衛瓘女賈氏女有五不可青黑短妬而無子竟為羣臣所譽取之卒以亡晉

婦人黑白美惡人人知之而愛其子欲為取好婦且使多子者人人同也然至惑於衆口則顛倒錯謬如此俚語曰證龜成鼈此未足怪也以此觀之當謂證龜為蛇小人之移人也使龜蛇易位而況邪正之在其心利害之在歲月後者耶

賈充

東坡曰司馬景王既執王淩而歸過賈逵廟大呼曰賈梁道我大魏之忠臣也及景王病見淩與逵共守

荅殺之逵之子充乃叛魏事晉首發成濟之事淩嘗謂充卿非賈梁道子耶乃欲以國與人由此觀之逵之忠於魏久矣充豈不知也耶予乃知小人嗜利利之所在不難叛父父且不顧不知人主亦安用此物故亡晉者卒充也予少時嘗戲作小詩云嵇紹似康為有子郗超叛鑒是無孫而今更恨賈梁道不殺公閭殺子元

李德裕羊祜留賈充論曰任愷庾純以賈充邪僻欲

其疎遠勸晉武令西鎮長安唯羊祜密表留之祜豈悅賈充者哉良以愛君體國發於至誠耳晉氏傾奪魏國初有天下其將相大臣非魏之舊臣即其子孫所寄心腹唯賈充而已充亦非忠於君者自以成濟之事與晉室當同休戚此羊祜所以願留也昔漢高不去呂后亦近於此漢高嬖戚姬愛如意思其久安之計至於悲歌不樂豈不知除去呂后必無後患況呂后年長有過稀復進見漢高棄之如去塵垢實以

惠帝闇弱必不能自攬權綱其將相皆平生故人俱起豐沛非呂后剛强不能臨制所以存之為社稷也後世翼戴其君者得不念於此哉

東坡曰昔賈充用事天下憂恐而庾純任愷戮力排之及充出鎮秦涼忠臣義士莫不相慶屈指數日以望惟新之化而馮紞之徒更相告曰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於是相與獻謀而充復留則晉氏之亂始此矣自古惟小人為難去何則去一小人而其黨破壊

是以為之計謀遊說者衆也

山濤

温公論李憙言山濤等占官田曰政之大本在刑賞刑賞不明政何以成晉武帝赦山濤而褒李憙其於刑賞兩失之使憙所言為是則濤不可赦所言為非則憙不足褒褒之使言言而不用怨結於下威玩於上將安用之且四臣同罪劉友伏誅而濤等不問避貴施賤可謂政乎創業之初而政本不立將以垂統

後世不亦難乎

嵇紹應命王裒辭徵

温公曰昔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嵇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於君子之譏乎

阮籍

東坡阮籍嘯臺詩曰阮生古狂達遁世默無言猶餘胷中氣長嘯獨軒軒高情遺萬物不與世俗論登臨

偶自寫激越蕩乾坤醒為嘯所發飲為醉所昏誰能
與之較亂世足自存又論阮籍廣武嘆曰昔先友史
經臣彥輔謂余阮籍登廣武而嘆曰時無英雄使豎
子成其名豈謂沛公豎子乎余曰非也傷時無劉項
也豎子指魏晉間人耳其後余遊京口甘露寺寺有
孔明孫權梁武李德裕之遺跡余感之賦詩其略曰
四雄皆龍虎遺迹儼未刋方其感壯時爭奪肯少安
廢興屬造物遷逝誰控摶況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難

聊興廣武嘆不待雍門彈則猶此意也今日讀太白登廣武古戰場詩云沈湎呼豎子狂言非至公乃知白亦誤認嗣宗語與先友之意無異也嗣宗雖放蕩本有意於世以魏晉間多事所以放於酒耳何至以沛公為豎子乎　又書阮籍語曰世之所謂君子者惟法是修惟禮是克手執圭璧足履繩墨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少稱鄉黨長聞隣國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獨不見大羣蝨之處褌中乎逃乎

深縫匿乎敗絮自以為吉宅也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褌襠自以為得繩墨也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羣蝨處於褌中不能出也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蝨之處褌中乎此阮籍之胷懷本趣也籍未嘗臧否人物口不及世事然禮法之士疾之如仇讎獨賴司馬景王保持之爾其去死無幾以此論之亦蝨之出入往來於衣褌中間者也安能笑褌中之藏乎吾故書之以為將來君子一笑

張華

東坡論曰阮籍見張華鷦鷯賦嘆曰此王佐才也觀其志獨欲自全於禍福之間耳何足為王佐才乎華不從劉卞言竟與賈氏之禍畏八王之難而不免倫秀之害此正求全之過失鷦鷯之本意也

唐彬

東坡論曰唐彬與王濬伐吳為先驅所至皆下度孫皓必降未至建業二百里許稱疾不行已而先到者

争財後到者争功當時有識者莫不高彬此舉余讀晉書至此未甞不廢卷太息也然本傳云武帝欲以彬及楊宗為監軍以問文立立曰彬多財欲而宗嗜酒帝曰財欲可足酒不可改遂用彬此言進退無據豈有人如唐彬而貪財者使誠貪財乃遠不如嗜酒何可用也文立者獨何人斯安知非蔽賢者耶

平吴羊祜 杜預

六一峴山亭記曰峴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

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荆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已方晉與吳以兵事爭常倚荆州以為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又於叔子思之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為雖不同然皆足以垂於不朽而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茲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

常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上一投漢水之淵是知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為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厚而所思者遠歟

子由羊祜論曰善為國者必度其君可與共患難可與同安樂而後有為故功成而無後憂晉厲公與楚共王爭鄭晉人知楚有可乘之隙欒武子為政欲出

兵擊之曰不可以當吾世而失諸侯范文子不欲請
釋楚以為外懼武子不能用夫文子非苟自安者也
厲公侈而多嬖寵諸大夫富而凌上國有大功則君
臣不相安亂之所自生也既謀之不從出而遇楚猶
欲避楚而歸既勝反國曰亂將作矣吾不可以俟使
其祝宗祈死逾年而厲公殺三郤立胥童欒書殺胥
童弑厲公文子雖死而免於大難子孫與晉國相終
始范蠡事越王句踐反自會稽撫人民厲兵甲七年

而殺吳王夫差歸未及國知越王之難與同安樂也扁舟去之卒免大夫種之戮若二子者可謂有先見之明矣范文子至於自殺范蠡至於逃亡而不顧何則所全者大也晉武帝既受魏禪中原富强羣臣用命吳孫皓以淫虐失衆有亡國之釁晉人習於長江之險以為未可取也羊祜為襄陽守知其不能久陳可取之計武帝納之祜又進王濬杜預以成滅吳之功後世皆稱其賢吾嘗論祜巧於策吳而拙於謀晉

何以言之武帝之為人好善而不擇人苟安而無遠慮雖賢人滿朝而賈充荀勗之流以為腹心使吳尚在相持而不敢肆雖為賢君可也吳亡之後荒於女色蔽於庸子疎賢臣近小人去武備崇藩國所以兆亡國之禍者不可勝數此則滅吳之所從致也孟子曰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故人常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祜不慮此而鋭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或曰吳滅而晉亂此天命非人

事也而羊祜何罪焉吾應之曰為國當論人事使祜不為滅吳之計孫皓窮兇而死吳更立君則長江未可越也吳既不亡則晉之君臣厲精不懈是吳不滅而晉不亂也不猶愈於吳滅而晉亂乎祜之將死也武帝欲使臥護諸將祜曰滅吳不須臣自行但吳平之後當勞聖慮耳惟祜此言蓋亦憂在平吳矣憂在平吳而勇於滅吳其不若范文子遠矣

子西論羊陸交和或以祜抗失臣節兩譏之曰親仁

善鄰者國家之事出奇克敵者將帥之職羊陸以將帥之職而修國家之事此論者所以譏其失節也竊謂不然兵固多術矣有以力相傾者有以智相傾者有以德相傾者秦漢以來唯知詐力一有為德則是非為之紛然而不知所謂以德相傾者是亦出奇而已矣何名為失節哉然晉陽秋以為羊陸推僑札之好茲又過矣兵家詭道何僑札之有就如所云乃不足貴何則非吳鄭之使而敦僑札之分處方面之任

而私境外之交此非所以稱羊陸之美也

歷代名賢確論卷五十八